

青衫潦倒，紅粉飄零，自古已然，於今爲烈。苟無琵琶妓爲之作合，則情實莫施，恨海難填，空留遺憾在人間耳。吾友錢有金，少年狂氣，不可一世，喜談任俠，妙語傾座，道姑雖者，每目之爲金。金禹亦以狂夫自居，而並作非非之想也，當夫斗室談心，盛筵浮白，莫不暢談任俠，以資消遣，談者以移情而舒意，聞之亦瀟灑而迴腸，聞乎名士之扶柁、美人之滄浪，尤必連生舌底，以開奇話，使之出水火而登干席，履險陷而化平夷，蓋其胸中之塊壘，藉此以消解，以資人視之，固以爲別具肺腸也，乃年來而立，遽作古人，又不著述，盡付祝融，其所所有者，惟東鄰西爪之談片，而不入於吾耳者，又漫沒無聞焉，嗚呼！余與金禹，論交倏五稔，論情如異手足，金禹之逝也，以孤兒寡婦相託，乃不及半年，又相繼而亡，天之厄人，無微不至，斯人無後，因循晚暮者，余也。十年作者，縱經世能成災，豪情逸興，非復當年，因循晚暮者，余也。爲金禹述之資料，作皮影戲，往來典與，期以當時，言爲

房門口，見汝娘一男子，並生於牀而吻。有此事乎？又不羞乎？城裏親家母聞言，口禁冷笑曰：「吾當是何人，原來是汝女之翁，汝婿之父、汝之妻公，然則爲吾之女夫耳，以夫視之固無一物，卿卜星爲奇也。」（如玉言時，似有鄉卜星家母前，面現代羞之色）於此正正式夫婦之可貴，可受人之敬制（一笑）鄉下親家母曰：何點，像汝城裏人與自己才大技拙，竟自負爲事耶，不爲醜事耶，若余之與和解一事耶，便爲羞人之事耶，吾不解也，吾已解也。

○話花翠紅（張文欽）

衆世界裏自由處，是一部份最熱鬧的地方，而禮節的技術，正所謂文明俱全了，但是到了羣芳會唱的時候，

馬洗刷，喂他豆草，並說是豬逃走了轉身飛跑底去追趕肥猪，正在手執鞭打牧衣，聽說他辛辛苦苦養在衣上，也連忙跑出去追了也丟下了銅鈔，跟着母親去追豬前面，有塊大石頭擋住了路，心想，諸不重垂有賞嗎，所以不顧生死底一跳，反被牛犛一拌，拌倒在地，脚指踢熱其仁石見是個戶受了重傷，總是救人將伯良四個人抬着個戶先送回家裏，鍋內原湯已經滾透了，一陣流出來，鍋

『中』
（留湖少年）

爲眞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初起成熟本國生新發明打針即消不用開刀限期包
愈永不復發無須後患
在西施公司
路(貴州路)
西 俞 錦 濤 啟

[illegible]